

宋代歌舞劇曲錄要

812
L6

宋代歌舞劇曲錄要

劉永濟輯錄

古典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七·上海

宋代歌舞劇曲錄要

劉永濟輯錄

*

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南京路152弄1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陸号

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書号 127

开本 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 5 1/4 字數 76,000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5,500 定价 (7) 0.48 元

總論

宋代的歌舞劇曲是繼承着唐代的大曲而發展的。今且先略談唐代的大曲。唐代大曲，凡雅樂、清樂、燕樂皆有之，而西涼、龜茲、安國、天竺、疏勒、高昌等胡樂中的大曲，則雜在燕樂之內。雅樂大曲的名數，今已不可考。舊唐書音樂志載清樂四十四曲，皆南朝遺曲。考唐六典注，清樂有大曲、大文曲、小曲三種，此四十四曲中何種是大曲，亦不可考。惟燕樂曲名載於崔令欽教坊記的共三百二十四調，其中大曲凡四十六，其詞今存郭茂倩樂府詩集近代歌辭中的有涼州歌散序三遍，排遍二遍，伊州歌排遍五遍，入破五遍，皆採取當時有名詩人的絕句詩入樂，有時且截取一詩的四句來用。各詩之間沒有連貫性，大約不外是些抒寫閨情、友情或邊怨的詩，或者首尾加用一詩作頌聖之用。前舉的涼州歌散序第三，乃高適哭單父梁九少府詩的首四句。高詩原有二十句，都被截去了。伊州歌排遍第一，乃王維的苦相思詩，排遍第三，乃沈佺期五律的前四句。此外還有綠腰、甘州、泛龍舟、采桑子、千秋樂、雨霖鈴、柘枝、突厥三臺、回波樂等曲，均只存一遍或二遍，其全曲已不可見了。郭氏樂府詩集又有水調

歌五遍，入破六遍，其第六遍名爲徹，又有大和五遍，陸州歌三遍，排遍四遍，以涼州、伊州體例之，亦是大曲。水調歌第三遍爲韓翃贈李翼的詩，入破第二遍爲杜甫贈花卿的詩。故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引蔡寬夫詩話曰：

『大氏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，多是五言或七言詩，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。予家有古涼州、伊州辭，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也。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，皆爲歌人竊取播之曲調乎？』

唐代燕樂大曲可考者大約如此。至蔡寬夫所謂『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』一語，即探詩入樂時的方法。絕句詩皆是整齊的五七言，不合樂調，故蔡氏說『本不隨聲爲長短句』。

唐大曲入樂時，歌者所用的方法，見於宋代記載的有如下幾家。

沈括夢溪筆談卷五曰：

『古樂府皆有聲有詞，連屬書之，如曰賀賀賀、何何何之類，皆和聲也。今管絃中之纏聲，亦其遺法。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，不復用和聲。』

朱熹語類曰：

『古樂府只是詩中間添却許多泛聲。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，逐一添一箇實字，遂成長短句，今曲子便是。』

朱熹儀禮經傳通釋曰：

『竊疑古樂府有唱有和，唱者，發歌句也，和者，繼其聲也。詩辭之外，應更有疊字散聲，以發歎其趣。』

王灼碧雞漫志卷五曰：

『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，仍是七字四句，與劉、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。

此乃唐時和聲，如竹枝、漁父，今皆有和聲也。』

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九曰：

『今所存，止瑞鷓鴣、小秦王二闕，是七言八句詩並七言絕句詩而已。瑞鷓鴣猶依字易歌；若小秦王，必須雜以虛聲，乃可歌耳。』

從上舉各家所說，唐人採詩入樂的方法，大略已可推知。沈括所謂『和聲』、『纏聲』，王灼所謂『和聲』，胡仔所謂『虛聲』，朱熹所謂『散聲』、『泛聲』，皆是加於本辭外的聲調。

此種聲調，因用以與本辭相和，故曰『和聲』，因原無實義，故曰『虛聲』、『散聲』。『泛聲』本琴曲中所用的術語，朱氏借以比樂府的『虛聲』。『纏聲』沈括說是管絃中的，則亦是借以比樂府的『虛聲』的。此種『虛聲』，沈氏以爲如古樂府中的『賀賀賀、何何何』，皆是無實義的聲調。後人以有實義的字代之，便成本辭的部分。沈氏所謂『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，不復用和聲。』朱氏所謂『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，逐一添一箇實字。』王氏所謂『楊柳枝曲每句下增三字』即是。也就是朱氏所謂『疊字散聲』，蔡氏所謂『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』。這樣一來，五七言整齊的句調便成了合乎樂律的長短句了。但朱、蔡所指的『疊』法，方式很多，白居易聽歌何滿子的絕句有『一曲四詞歌八疊』之說，則是每句再疊，故四詞爲八疊。而唐人相傳的陽關曲名爲陽關三疊，則是每句三疊。蘇軾不知疊法有此兩種方式，故其志林有如下一段話：

『舊傳陽關三疊，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，若通一首言之，又是四疊，皆非是。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，則義然無復節奏。』

按陽關曲又名渭城曲，乃王維送人使安西的詩，原詩如下：

『渭城朝雨浥輕塵。

客舍青青柳色新。

勸君更盡一杯酒，

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』

及歌者採以入樂時，將原詩字句裁截成二字、三字、四字等部份，再重疊之，遂有陽關三疊的曲名。蘇氏說『今世歌者每句再疊』，則是與白居易所謂『四詞八疊』相合，蘇氏誤以爲『非是』。蘇氏又以『若通一首言之，又是四疊』爲『非是』。實則仍與白詩所說並無不同。理由是蘇氏除掉原句四疊不算，故止『四疊』，白氏并原句四疊算在內，故有『八疊』。蘇氏又說『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，則叢然無復節奏。』則不知『每句三唱』，乃另一疊法，與前『每句再疊』之法不同，並非『叢然無復節奏』。我幼年在家藏三續百川學海叢書中，見一書名陽關三疊。其書所載疊法很多。我還記得兩種，皆是連原句三疊。此書何人作於何時，我却忘了，而家藏古書，經過我故鄉屢次亂事，已不存在，三續百川學海叢書又極難得，因此我以後就不曾再見此書。但那兩種疊法却是合於三疊之說，而且凡唐人絕句，都可

照樣疊着唱。今錄於後：

第一種疊法：

「渭城朝雨，渭城朝雨浥輕塵，浥輕塵。」

客舍青青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柳色新。

勸君更盡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一杯酒。

西出陽關，西出陽關無故人，無故人。」

第二種疊法：

「渭城，渭城朝雨，渭城朝雨浥輕塵。」

客舍，客舍青青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

勸君，勸君更盡，勸君更盡一杯酒。

西出，西出陽關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

從上錄兩種疊法看來，合於每句三疊之說甚明，而且唱來頗有婉轉纏綿的情趣，正如朱氏所說，可以『發歎其趣』，何嘗如蘇說『葦然無復節奏』。此種疊法，且合於七言詩句組成的

規律。因七言詩句本是用二字、三字、四字、五字等組成的，所以照其組成部份分截之，再將它重疊之，便成了長短句。今且再取唐人入樂絕句的本辭與五代協律小令一比較，就更加了然。此如王灼所指出的楊柳枝曲，便是一個好例證。

唐人溫庭筠的楊柳枝本是七言四句，其詞曰：

『館娃宮外鄴城西，

遠映征帆近拂堤。

繫得王孫歸意切，

不關春草綠萋萋。』

而五代顧夔的楊柳枝詞則是長短句，其詞曰：

『秋夜春閨思寂寥，漏迢迢。

鴛幃羅幌麝烟銷，燭光搖。

正憶玉郎游蕩去，無尋處。

更聞簾外雨瀟瀟，滴芭蕉。』

此詞每句下三字，顯係重疊上句末三字的聲調。可見唐人唱此曲原來每句下有虛聲和之，而此種作和用的虛聲，又即每句末三字的聲調，後來用有實義的字填上去，便成了長短句的形式。而這種疊法，或許就是白氏所謂『四詞八疊』。今將陽關曲照此疊法，則其式如下：

『渭城朝雨浥輕塵，

客舍青青柳色新，

勸君更盡一杯酒，

一杯酒。』

自然，由整齊的詩句變成合律的長短句，方式是很多的，也有些不容易看出演變的痕迹，有些用增字和重疊的方法更加複雜，還可在本辭外添些詞句。此如徐本立詞律拾遺所載的無名氏古陽關一調，及北曲大石調中所有的陽關三疊一曲，就很複雜。顯然是後世曲家從唐人唱陽關三疊的方法加以擴充的。蓋藝術發展的規律，都是由簡而繁的。今錄徐本立詞律拾遺無名氏古陽關於此，以便比較。

『渭城朝雨，句一疊浥輕塵。』

更洒遍客舍青青。

叶首
句韻

弄柔凝千縷柳色新。

叶首句韻○按徐本立
疑灑下脫綠碧等字。

更洒遍客舍青青。

疊第三
句韻

千縷柳色新。

疊第四
句韻

休煩惱。

換仄
韻

勸君更進一杯酒，句人生會少。

叶仄
韻

自古富貴功名有定分。

二換
仄韻

莫遣容儀瘦損。

叶二換
仄韻

休煩惱。

疊後起
句韻

勸君更進一杯酒，句

只恐怕西出陽關，句舊游如夢，句眼前無故人。

換平
韻

只恐怕西出陽關，句眼前無故人。

叶平
韻

唐人唱詩的方法，即是唱太曲的方法，其大略不過如此。至於所謂『散序』、『排遍』、『入

『破』等名目，則是每一節奏的名稱，詳後論宋大曲演奏次第中。

宋代歌舞劇曲約可分成下列七類

一、大曲

二、舞曲及曲破

三、法曲

四、鼓子詞

五、轉踏

六、諸宮調

七、賺詞

宋代大曲見於宋史樂志的凡十八調，四十大曲。

大原作六，今從王國維唐宋大曲考改。今錄如下。

此四十大曲與唐教坊記同名

者五，誌以×，同名而教坊記非大曲者五，誌以△，與宋官本雜劇段數同名者二，誌以○，與宋詞調同名者十七，誌以*，即此可見它們相互的關係。

一曰正宮調，其曲三：

梁州*×
灝府○齊天樂*

二曰中呂宮，其曲二：

萬年歡^{*}△○劍器^{*}○△

三曰道調宮，其曲三：

梁州^{*}薄媚^{*}△×大聖樂^{*}○

四曰南呂宮，其曲二：

源府^{*}薄媚^{*}

五曰仙呂宮，其曲三：

梁州^{*}保金枝^{*}○延壽樂^{*}○

六曰黃鐘宮，其曲三：

梁州^{*}中和樂^{*}○劍器^{*}○

七曰越調，其曲二：

伊州^{*}○×石州^{*}○

八曰大石調，其曲二：

宋代歌舞劇曲錄要

清平樂 * △大明樂 ○

九曰雙調，其曲三：

降聖樂 ○ 新水調 * ○ 採蓮 *

十曰小石調，其曲二：

胡渭州 * ○ 嘉慶樂 ○

十一曰歇指調，其曲三：

伊州 君臣相遇樂 ○ 慶雲樂 ○ △

十二曰林鐘商，其曲三：

賀皇恩 ○ 泛清波 * ○ 胡渭州

十三曰中呂調，其曲二：

綠腰 * × 道人歡 ○

十四曰南呂調，其曲二：

綠腰 罷金鉦 ○

十五曰仙呂調，其曲二：

綠腰 綵雲歸 *

十六曰黃鐘羽，其曲一：

千春樂 × ○

十七曰般涉調，其曲二：

長壽仙 * ○ 滿宮花 *

十八曰正平調，無大曲，小曲無定數。

以上各曲係據宋史樂志錄出的。此外王氏唐宋大曲考又引陳振孫書錄解題歌辭類有五十大曲十六卷，張炎詞源卷下音譜條說有五十四大曲，周密齊東野語稱樂府混成集所載大曲類有百餘解，都不可考。又宋大曲見於宋人著述者，王氏唐宋大曲考所引尚有商調熙州（見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），黃鐘宮降黃龍（見張炎詞源卷下），柘枝（見沈括夢溪筆談卷五），惜奴嬌（見洪邁夷堅乙志卷十三），傾盃（見陳元龜時廣記卷三十五），夷則商霓裳羽衣曲譜（見王灼碧雞漫志卷三），法曲獻仙音，法曲第二（見柳永樂章集卷中），望瀛（見萬立方韻語陽

秋），清和樂（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），今亦多不傳。此等大曲皆歌舞相兼的曲，然亦有但有樂譜而無歌辭者。張炎詞源卷下論音譜謂『晏南亦有歌者有譜而無曲』是也。熙州以下各大曲雖其遍數間有記載而全曲已不傳。惟夷堅乙志之惜奴嬌九遍及高麗史志卷七十一惜奴嬌曲破八遍尙存。其有雜見宋人詞集的，皆詞人摘取大曲中一遍所製。如晏幾道小山詞中的泛清波摘遍，賀鑄東山寓聲樂府中的石州引，蘇軾東坡詞中的水調歌頭，曹勗松隱詞中的長壽仙促拍，吳文英夢窗詞中的夢行雲，自注即六么花十八一遍，皆其證。六么即幺，腰的別名。

大曲演唱的次第及其節奏的名目，見於沈括夢溪筆談及王灼碧雞漫志二書。

沈括夢溪筆談卷五曰：

『所謂「大遍」者，有序、引歌、鉦、喙、哨、催、衰、破、行中腔、踏歌之類，凡數十解，每解有數疊者。裁截用之，謂之「摘遍」。今人大曲，皆是裁用，悉非「大遍」也。』

王灼碧雞漫志卷二曰：

『凡大曲有散序、軟、排遍、攤、正攤、入破、虛催、實催、衰遍、歇拍、殺衰，始成一曲，此謂「大遍」。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，有二十四段。後世就大曲製詞者，類從簡省，而管絃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，